

1999年6月15日晚8时许,我正在客厅看电视,突然电话铃响了,赶忙起身去接,是市政协副主席朱延庆打来的。他告诉我,市第一小学的老校友秦华孙大使昨天上午回邨探亲,现住秦园宾馆西楼,在邨期间活动安排很紧,明天上午就要去泰州了,要我抓紧时间去拜访一下这位知名老校友。

这年10月份市一小要举行建校百年庆典活动,我是这项活动的主要策划者,已代表学校向周尔钧、王颐桢、夏书章、张国政、赵厚麟等知名校友寄发了邀请函。秦华孙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,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,邀请函无法寄发,正在为如何和秦大使取得联系犯愁。他现在就在高邨,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
16日清晨6时左右,我和祝光义校长来到秦园宾馆,在楼下遇到了市委副书记倪文才和市委统战部的管刚同志。我说明了来意,倪副书记说秦大使正在收拾东西,一会下楼吃过早饭,就要赶往泰州为泰州市直机关的干部作形势报告,要我们抓紧时间,不要耽误了秦大使的活动安排。我们在服务员的带领下,上了三楼,来到秦大使住的房间,他正在收拾桌面上的材料。我俩作了自我介绍,递上了邀请函,代表一小三千多名

我是大舅唯一的外甥。他老人家个头不高,体型微瘦,在整个家族中,威望很高,说一不二,很有话语权。小的时候,我就对大舅心存敬畏,每次去找表哥玩,都要先问上一句:“舅舅在家吗?”后来我父亲去世了,大舅成了我人生路上的主心骨,我有事没事都会打个电话问候一声,或隔三差五去看望他,进门第一句话:“舅舅在家吗?”这些温暖的记忆,仿佛就在昨天。

今年3月22日,大舅走完了91载的人生旅程。听几位表哥说,他走得很平静、很安详,算是无疾而终了。送走大舅的这段日子里,他的音容笑貌,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,浮现在我的眼前,总是挥之不去。

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,经常在外婆家过年,也经常得到大舅的接济。那时大舅家孩子也多,日子过得并不宽裕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我这个外甥的爱护和帮扶。记得约摸我10岁的时候,临近年关,大舅到县城来办事,来我家时看见我穿着旧年的棉袄头子,就对妈妈讲:“我给你点钱,扯点布料给长华做件新衣服。日子过得再紧,过年总是要给孩子添件新衣服才好。”那年春节,我穿着大舅买的新褂子,心里那种温暖,那种踏实、那种欣喜,的确是难以言表的,这也着实让我神气了好一阵子。大舅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,不仅是生活上的拉一把、扶一把,我更从他那里找到了过早失去的父爱。为什么人们把舅舅叫舅父,于我而言,舅舅是舅也是父!后来长大成人了,参加工作了,大舅更成了我心中

我们这有个风俗——认干亲。姓马的小孩总要找个性曹的干爹,这样孩子才能安全长大,或者是这小孩身体多病,需要讨百家饭方可养活,于是就会认柏姓人家为干亲。

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,经常流鼻血。疼爱我的曾祖父可着急了,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,说是要吃百家饭才行。可庄上没姓柏的人家,老太爷着急就给我找了一户姓万的,让我去认干爹。万姓人家本来就与父亲交好,一口答应。从此我就多了一个干姐,两个干弟。每年腊月廿四,干娘总要为我留下灶饭。这饭有讲究,是糯米做成的,上面有一个大红枣,春节拜年时带回家。我开始还比较乐意,可随着年龄增长,到了上四五年级的时候,庄上的小伙伴一听我去干娘那拜年,就在路上堵住我齐声叫道:“干亲、干亲,吊篮拎拎,三年不到晚,就是

公公中年丧偶,膝下就我先生一个独苗,我们结婚前公公倾其所有,在老家村里建了两间小楼房,并且体面地给我们办了婚礼。如今我们也给儿子成了家,回想当年,公公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,毕竟他已经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了。

因为婆婆去世早,公公什么家务事都会做。我在老家坐月子,先生要上班,公公一个人忙里忙外,每天还要给孙子洗尿布,我很过意不去,但他总是笑着说:“自己孙子,没关系。”我也像女儿一样,冬天给他准备冬衣,夏天给他买夏装。公公身体消瘦,我领了工资,也不忘给他买些营养品。

我和先生在镇上上班,为了我们工作、生活方便,公公将老家的房子卖掉,加上我们的积蓄,又在镇上帮我们建了一幢三间上下的楼房,一砖一瓦都倾注了老人的心血。公公是个讲究人,三伏天将房梁和椽子在烈日下暴晒,正午时用蘸满桐油的抹布抹擦,这样桐油就入进了木头,油过的房梁和椽子红光油亮。在炎热的夏天做这样的活,辛苦可想而知。砌房其间,为了节约开支,

晨访秦华孙大使

□ 夏志强

小的教学大楼深情地对服务员讲,他1935年9月出生在高邨城的“秦家大院”,1943年至1948年就在这儿上的小学,当时叫城中小学,校长是殷念贤老先生。学校树木繁茂,鸟语花香,有楼亭,有回廊,古色古香,环境很优美。教师知识丰富,教学严谨,他非常感激老师的辛勤培育。接着,秦大使又热情地询问了母校的近况,祝校长简要地作了介绍。秦大使对母校的发展变化非常满意,勉励学校要立德树人,为国家为高邨地方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最后,他深表歉意地说,由于事务繁多,回邨参加母校百年庆典活动的可能性不大,务必请母校的广大师生谅解。其实,这也是意料中的结果,我就顺势拿出了准备好的黑色书写笔和一张四开的白纸,请秦大使为一小百年华诞题词。他欣然同意了,坐下来,略思考了十秒钟左右,挥笔写下了“百年树人,桃李满天下”,作为对母校建校一百年的祝福和献礼。

时光荏苒,二十多年过去了,回想起那天清晨拜访秦大使的情景,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。

师生诚挚地邀请秦大使能来邨参加母校的百年庆典。

秦大使认真地看了邀请函后,非常兴奋,他笑着说,昨天晚上曾站在西窗前,遥指着一

次晚宴间,文友指着坐在我对面的人说:“这就是高邨知名音乐人,作曲家谢明哲老师。”我客套了几句,打量着他:六十开外,中等身材,不胖不瘦,健朗的身体,眉宇间透出一股聪慧之气。

随着与谢老师的交往,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让我感动。很小的时候,他就爱上了音乐,十多岁那年,他爸爸花了三十元给他买了一台凤凰琴。三十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,他爸爸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二十七块钱。他如获至宝,一有时间就弹琴,一个暑假,他就把凤凰琴弹得比较熟练了。从此,他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。后来,他又自学二胡、扬琴。二胡拉得像模像样,扬琴敲得清脆动听。在学校里,他是文娱骨干,经常上台表演节目,在大家的眼里,他就像一个小明星。后来,他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了农村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他们下田拉犁,干农活,晚上收工回来已劳累不堪。此时二胡派上了用场,他拉二胡,其他知青跟着哼唱,俨然一个小型音乐会,吸引许多农民驻足倾听。这旋律和歌声驱走了劳作的疲劳,带走了离家的孤独,留下了生活的欢欣和精神的愉悦,成了偏远落后的乡村一道欢快的风景。

回城工作后,音乐始终和他不离不弃,他订阅大量和音乐有关的报刊认真学习,增加源头活水,丰富自身的音乐素养。退休后,他要圆儿时梦,一心放在音乐爱好上。他担任老年大学的二胡教师,根据学员的特点,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。起初学二胡的只有十几人,如今有一百多人。谢老师对高邨民歌很感兴趣,业余时间收集整理,探讨研究。他创作

高荣安老伯前不久与世长辞了。这段日子里,我深深地思念着这位耄耋老人。

与高老伯相识,算来已有40年了。1980年,我与老伯的小儿子步明相识,结下友谊。后来他参了军,从此天各一方,但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。老伯夫妇住在司徒镇,与我居住的横泾集镇相隔四五公里,算是比较近的。我只要有时间,就去看望两位老人。

老伯待人真诚,处事平和,生活朴素。逢年过节,他的子女们从四面八方回家团聚,他常邀请我去参加家庭聚会。每次相聚,与桌上的菜肴一样丰盛的,便是老伯讲他那看似平常但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了。两杯小酒下肚,谈当年为衣食住行的奔忙,谈与各式各样人物的交往,谈应对充满变数的人生,他的乐观,他的豁达,他的胸怀,他的智慧,充满着对人生的深入思考。

1985年,老伯的长子步宏调任横泾信用社主任,儿子想尽尽孝道,把父母接到身边享享清福。老伯同意跟着大儿子去,但条件是必须给他们找点事做,不答应就不去。步宏拗不过他,只好在集镇机械厂的旁边,租了两间小平房,开

世上令人喜欢的东西总是太多,但又觉得,真正值得喜欢的太少。老公是个性情淡泊的人,与觥筹交错无缘,最爱的便是那一露台的月季,春起秋落,此谢彼开,周而复始。

种植月季是件需要耐心的事情。乍暖还寒的时候,老公就开始忙起来,松土、换盆、牵引、施肥、拔草。周末,我躺在飘窗上懒懒地晒着太阳,抬起眼来,总能看见他在露台上忙碌的身影,闭上眼睛,耳边传来的是小儿在客厅里叽叽喳喳的声音。

有时,老公会唤我帮忙,我慢慢地踱到露台上,指指点点,这棵放这,那棵放那。待他搬好,才想起如何配色,又指挥他从这搬到那,从那搬到这,累得他满头大汗,自己却从不动半点手脚。偶尔看到一条蚯蚓,我便立马大叫着跑开。这个时候,老公便开始埋怨起来:“早知不为你栽这一院的花!”咕嘟着,却从未见他懈怠过。

一开始,我只是试着种了几棵欧月,在网上翻阅月季花开的图片,满怀期待地幻想自家的欧月长成花墙的场景。等待的日子总是过得很慢,小苗种下后的每天,我都是早早起床,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月季,看看有没有长大,然后往里面淋点水,相信不久就能开花,心里乐滋滋的。

高老伯的家风

□ 朱茂宏

动手做的油端子、麻花子,以及地产特色小食品京江糕、蛋方酥,还有斗香、针头线脑等等,品种不下数十种。老两口起早贪黑,忙得不亦乐乎,但乐在其中。

有人不解,老伯当过多年村支书,后来又到乡里做工业科副科长,几个儿女都很富裕,排遣空虚寂寞的办法很多,为什么非得放下身段,来经营这小小本生意呢?难道是为了挣几个小钱?

街谈巷议中有高人高见,说,高科长家兴人旺,还有个儿子在部队当“大官”,但老两口自食其力,是要给后辈儿孙立个勤俭持家、勤劳致富的好家风。

是啊,这位饱经世事的老人,想必早已参透了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。他的5个儿女个个有出息,孙辈也都是高材生。这些大概都得益于两位老人培植的良好家风吧。

经年累月,耳濡目染,老伯的端方人品、生活智慧、家风家训,也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又到花开时

□ 谭云

第一朵花开的时候,正在九寨沟旅游的我收到老公发来的照片,透过照片就能感受到他的喜悦和雀跃不已。似受到了鼓舞一般,开始添置许多新品种,加之扦插,与花友换苗,三五年下来,品种繁多,已成规模,他俨然已成“养花高手”。

初夏的某个早上,拉开窗帘,耀眼的明黄,刺目的火红,温暖的嫩粉,淡雅的浅紫,再佐以杏黄、冰绿、乳白,五颜六色,高低错落,成群成片地装饰出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,那般的姹紫嫣红,那般的流光溢彩。小儿张着嘴巴,好半天才惊呼着转起圈:“爸爸,妈妈,我们家好漂亮啊!”

之后的每一天,惬意得很,小憩、阅读、品茗、煮咖啡,清晨露珠晶莹的娇俏,傍晚金色波纹的盈动,满眼满心皆是它们绝美的风姿,明艳的容颜,窈窕的身段,“不摇香已乱,无风花自飞。”即使没有微风轻拂,也是满院清香。风吹过的时候,一朵朵摇曳生姿,一片片漫天飞舞,让人心醉神迷。

虽不曾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亦有陶公之趣、田园之乐。没有车马喧嚣,人声鼎沸,没有推杯换盏、谈笑风生,只与花儿相伴。偶尔,写几行字,听一首曲,日子久了,在属于自己的一亩心田,筑一个美好安静的桃源,赏一片心胸广阔的乾坤。

干亲

□ 赵科

连忙哄我:“闹得玩的,快去快回。明天还要去外婆家。”并且帮我驱赶人群,“不要跟孩子瞎说,孩子还小。你们这些做长辈的越来越不像话。”妈妈说着,也是面带微笑。二三里的拜年路程,我磨磨蹭蹭能走一两个小时,遇到熟悉的同学就绕过他们。

午饭的时候,干娘很是热情,可我吃饭就像受罪,庄邻都过来看我,问这问那……干姐与我是同学,再也不上桌吃饭。吃完午饭,带上灶饭、糕糖、压岁钱,急忙回家。

年后开学,班上的同学说着说着就谈起我和干姐,一个个挤眉弄眼。

公公和先生吃了不少苦,很多事情都舍不得叫工,都是他们父子俩做。房子砌好后,我们不让公公再种田,和我们一起住在镇上。

生活上公公从不叫一声苦,宝贝孙子是他的开心果。我们住楼下,儿子每天早晨都会戴着军帽,挎着爷爷亲手给他制作的木头枪,上楼敲爷爷的门:“爷爷开门,我是司令!”每当这时,公公就乐开了花,抱着亲着孙子说:“我孙子是司令!”儿子上幼儿园,公公不会骑车,每天都是让孙子骑在他肩上去上学。

公公读过私塾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很多庄邻都请他写春联,春节期间在村里组织并参加文娱演出。每年元宵节,他都会给孙子扎兔子灯,既美观又结实。儿子拖出去玩,小伙伴们羡慕极了。

不幸的是,公公六十六岁那年罹患晚期食道癌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,我和先生尽心尽力照顾。他弥留之际,最放不下的还是我们一家三口。他让我叫来我的父亲,握着亲家公的手说:“我把孩子交给你了。”他带着太多的不舍离开了我们。

我的公公

□ 杜芬香

公公中年丧偶,膝下就我先生一个独苗,我们结婚前公公倾其所有,在老家村里建了两间小楼房,并且体面地给我们办了婚礼。如今我们也给儿子成了家,回想当年,公公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,毕竟他已经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了。

因为婆婆去世早,公公什么家务事都会做。我在老家坐月子,先生要上班,公公一个人忙里忙外,每天还要给孙子洗尿布,我很过意不去,但他总是笑着说:“自己孙子,没关系。”我也像女儿一样,冬天给他准备冬衣,夏天给他买夏装。公公身体消瘦,我领了工资,也不忘给他买些营养品。

我和先生在镇上上班,为了我们工作、生活方便,公公将老家的房子卖掉,加上我们的积蓄,又在镇上帮我们建了一幢三间上下的楼房,一砖一瓦都倾注了老人的心血。公公是个讲究人,三伏天将房梁和椽子在烈日下暴晒,正午时用蘸满桐油的抹布抹擦,这样桐油就入进了木头,油过的房梁和椽子红光油亮。在炎热的夏天做这样的活,辛苦可想而知。砌房其间,为了节约开支,

了不少歌曲,尤以民歌为主,《水做的高邨》是代表作之一。五年前,市有关部门请一个作曲家谱写《高邨之歌》,初稿完成后,邀请高邨

谢老师

□ 王三宝

音乐界几个知名人士试听,并对初稿提出建议,谢老师也在受邀之列。他听了之后,真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说这首歌中有两句像是苏州评弹的风味,既然是“高邨之歌”就要唱出高邨民歌的特色。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认可,后来《高邨之歌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,更加优美动听,这其中也饱含着谢老师对高邨民歌一份真挚的情感。

2019年春天,我市精准扶贫已到最关键的阶段,为此,我写了一首歌词《让爱心开满鲜花》。发给谢老师后,几天工夫,他的曲子就作出来了,还请了八个高邨知名的歌手到他家录制小样。那天,谢师娘忙了一桌菜。大家吃吃喝喝、谈谈说说笑笑,就像谢老师夫妇一群回家的孩子,无拘无束。这让我想起谢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的一段话。他说:“我结识了很多文艺界的朋友,他们喜欢到我这来找资料,下载音乐,我还帮他们剪辑 MP3,做升降调。我家里客厅大,客厅里放了一套音响,他们有些小型节目的排演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我这儿,我这里成了音乐沙龙。”谢老师说得对呀,今天不就是一场音乐沙龙吗?

与谢老师的第二次合作是今年二月,正是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,他说在这非常时期我们是否为抗疫做些什么,他的话和我不谋而合。为此,我创作了《人民就站在身后》《人民不会忘记》两首歌词,谢老师很快谱成了曲,以此表达我们对抗疫一线战士的崇敬和赞美。

了个小商店,好让二老有点事做。两位老人专门经营别的商家不想卖、顾客没处买的冷门货。比如,伯母手工缝制的小孩虎头鞋,自己

京江糕、蛋方酥,还有斗香、针头线脑等等,品种不下数十种。老两口起早贪黑,忙得不亦乐乎,但乐在其中。

有人不解,老伯当过多年村支书,后来又到乡里做工业科副科长,几个儿女都很富裕,排遣空虚寂寞的办法很多,为什么非得放下身段,来经营这小小本生意呢?难道是为了挣几个小钱?

街谈巷议中有高人高见,说,高科长家兴人旺,还有个儿子在部队当“大官”,但老两口自食其力,是要给后辈儿孙立个勤俭持家、勤劳致富的好家风。

是啊,这位饱经世事的老人,想必早已参透了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。他的5个儿女个个有出息,孙辈也都是高材生。这些大概都得益于两位老人培植的良好家风吧。

经年累月,耳濡目染,老伯的端方人品、生活智慧、家风家训,也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第一朵花开的时候,正在九寨沟旅游的我收到老公发来的照片,透过照片就能感受到他的喜悦和雀跃不已。似受到了鼓舞一般,开始添置许多新品种,加之扦插,与花友换苗,三五年下来,品种繁多,已成规模,他俨然已成“养花高手”。

初夏的某个早上,拉开窗帘,耀眼的明黄,刺目的火红,温暖的嫩粉,淡雅的浅紫,再佐以杏黄、冰绿、乳白,五颜六色,高低错落,成群成片地装饰出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,那般的姹紫嫣红,那般的流光溢彩。小儿张着嘴巴,好半天才惊呼着转起圈:“爸爸,妈妈,我们家好漂亮啊!”

之后的每一天,惬意得很,小憩、阅读、品茗、煮咖啡,清晨露珠晶莹的娇俏,傍晚金色波纹的盈动,满眼满心皆是它们绝美的风姿,明艳的容颜,窈窕的身段,“不摇香已乱,无风花自飞。”即使没有微风轻拂,也是满院清香。风吹过的时候,一朵朵摇曳生姿,一片片漫天飞舞,让人心醉神迷。

虽不曾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亦有陶公之趣、田园之乐。没有车马喧嚣,人声鼎沸,没有推杯换盏、谈笑风生,只与花儿相伴。偶尔,写几行字,听一首曲,日子久了,在属于自己的一亩心田,筑一个美好安静的桃源,赏一片心胸广阔的乾坤。